



增值服务,提供的应是服务而非特权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只有在资源充裕,做到了明晰的人车分流,保障汽车和其他乘客有序安全出站的前提下才可以试试这种商务服务。

近日,一辆路虎私家车开进西安北站站台接客引发舆论热议。西安铁路客服中心回应称,这是“西安站贵宾优行服务”,属定制服务,单次只需花费500元(一小时),即可享受车辆进站和贵宾候车服务,服务信息均公开。

私家车上站台接送旅客,应该算是高铁站的增值服务。铁路方面类似的增值服务并不少,例如以往购买站台票即可到站台接送旅客,花费几十元由站方“小红帽”负责搬运大件行李提前进站等。和机场的“迅邦达”有专属通道、商务陪同、提前登机等服务,在性质上也没有区别。

但是,即使知道这是属于增值服务的一种,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依然不少,因为开车进站台接送人,感觉就像步行街开进了一辆汽车。因此有人回怼道:如果没车,我能拉牛去高铁站接人吗?

私家车直接开进入站台接送人,和“小

红帽”的服务还是有明显不同的。“小红帽”的增值服务对一些人来说是“刚需”,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快捷和方便,况且它有一个大前提:基本不会产生安全隐患。但私家车就不同,如果车主们都想花500元一小时开上站台接送客,那铁路方面安排得过来吗?又如何保证其他乘客的安全?

按理,不是任何车辆都不能往站台上开,而是不能随便什么车都往上升,一般来说有紧急或特殊需求才行,然而把私家车直接开上站台的行为挑战了车站运行的安全底线。毕竟大部分高铁站台通道较为狭窄,私家车开进站台对候车乘客及进出站列车都具有安全隐患。站方如何将私家车进站通道和其他步行乘客出站通道区分开来,或者保证了私家车进站通道后,会不会挤占了步行乘客的出站通道?全国大部分的高铁站台,通道资源远没有充裕到将私家车进站通道和其他步行乘客出站通道区

分开来且互不干扰的程度,或者说,在设计之初,就并未考虑过专门给私家车设置进站通道。

所以这种服务没有公共属性,只是为少数群体提供的私域服务,甚至不自觉地有了一定的特权属性。直接把私家车开进站台,接人的有面子、被接的有面子,只要你交得起大价钱就可以。但现在铁路虽然是公司化运营,其性质可仍是国有企业,所有经营行为必须顾及社会影响、社会导向,要顾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把私家车开进站台,明显是一种对稀缺资源的占用,会产生较坏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能形成社会共识。

我们并不是说非要把商务服务模式一棍子打死,认为高铁服务就该绝对大众化、均等化,只是建议私家车进高铁站台接送人的做法缓行,只有在资源充裕,做到了明晰的人车分流,保障汽车和其他乘客有序安全出站的前提下才可以试试。

大众产品听大家的



特约评论员
洪信良

这只颠覆人们认知的变形又拟人的怪异蓝兔,是来错了时间,也放错了地方。

99岁艺术家黄永玉设计的一枚兔年生肖邮票,被骂丑,丑上了热搜。中国邮政官方对这枚名为“癸卯寄福”的邮票的解说是,黄永玉用蓝色描绘了一只右手执笔、左手持信的卯兔,仿佛在向人们传递着新春祝福。但在很多网友眼中,这只兔子蓝身红眼,笑容狡黠,配上一双人手,姿态怪异,邪气逼人。

假如说这不是一枚兔年的生肖邮票,这只画风独特的蓝兔估计不会激起群嘲,甚至有可能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可。网友口诛笔伐的前提,是它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在祝贺兔年来临的喜庆日子,人们更希望看到传统的吉祥图案;在谈新冠病毒毒色变的惶恐时节,人们更害怕看到“诡异”的画面。相较而言,同样是庆贺中国兔年的纪念邮票,我国台湾的剪纸兔、澳门的水墨兔、香港的绿植兔,或传统或现代,都是可爱灵动的兔子。哪怕是国外,韩国的雪花兔、日本的瓷器兔、美国的挂饰兔等等,也都走的是可爱风。就此而言,这只颠覆人们认知的变形又拟人的怪异蓝兔,是来错了时间,也放错了地方。

邮政部门当然是脱不了失察的干系的。虎年生肖邮票,邮票发行部门负责人、专家、责任编辑自认为邮票上的老虎“霸气不外露”“温和内敛”,但它被骂上热搜,因为网民觉得它是只“病虎”,面带愁容、眼中含泪,在抗疫之年很不吉利。这样的接连翻车,应该说是太无“心”了,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不关注老百姓的群体心理需求,闭门造车,把少数人的某种审美观强加在公众头上。关涉年度话题的生肖邮票设计,不能把设计方案提前公示一下,让受众先把握把关?

艺术当然要追求个性,黄永玉先生的画风本就以“怪”著称,喜欢的人说他是“鬼才”,不喜欢的人说他的画要么呆板写实要么荒率变形,既无色彩亦无线条。平心而论,就网上能搜到的他画的兔子而言,这只生肖兔已经是相对最温和喜感了,他画的别的兔子画多是讽刺作品,画中兔子多给人青面獠牙的凶恶感。问题在于,邮政部门为什么偏要选择他来画生肖兔呢?仅仅因为他作为最早生肖邮票设计者的名气?黄永玉近日就兔年生肖邮票谈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他说:“画个兔子邮票,(对我来说)是开心的事。这个兔子呢,大家都会画,也不是专门只有我一个人会画。画出来大家高兴,祝贺明年的新年而已。”明显可以看出,他是真的想画一只吉祥兔,但他的画风决定他只能画成这样。错不在他,在选他画生肖兔的人。

没错,百花齐放才是春,艺术的花园里可以有太多小径分岔。但是,在面对群体的审美时,最好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让大家伙来决定,这样的作品是否应该出现在公众的花园里?

司法正义岂容勾兑



本报评论员
高路

围绕江歌遇害的一系列风波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完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善良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当事人对善良的伤害刺痛了人心。

江秋莲诉刘暖曦案二审宣判后,围绕法院判决的近70万赔偿,1月3日,江秋莲在微博发文披露,刘暖曦(曾用名:刘鑫)正对法院判决的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江秋莲申请微博管理员处理和关闭刘鑫的微博账户。刘鑫在2日晚和3日通过微博先后回应募捐称,“会公示去向”,并称打工挣钱后会全部归还。

本案的是非曲折经过两次审理已经非常清楚了,法院认为,刘暖曦对江歌遇害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行为与江歌死亡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鑫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70万赔偿是基于事实以及她所造成的伤害,其中包括了需要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有实际意义的,都需要刘鑫本人承担起赔偿责任来。

通过司法判决这样的形式督促其反省自己的行为,也是在给社会行为立规。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社会不会任由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也不会任由侵权行为发生而无动于衷。必须让伤害他人权益的人感受到切肤的痛,才能推动社会认知形成正确的观念和意识。

刘鑫用众筹的办法募捐其实是在变相勾兑司法正义,试图逃避责任。网上募捐属于慈善的范畴,是爱心通道,而网友的打赏,则是基于博主创造的价值,显然刘鑫的行为都不在上述范围内。这种不伦不类的众筹有违社会公序良俗,有打擦边球、钻空子之嫌,理应被禁止。刘鑫在3日晚发文称,总共收到2.56万元。可见,如果不及及时制止,一些不明真相者还真有可能被带偏节奏。这无疑与社会诉求相悖,也不利于司法正义的达成。

从这个角度说,江秋莲申请微博管理员处理和关闭刘鑫的微博账户的诉求理应得到社会支持。目前,刘鑫的新浪微博账号个人页面显示,“因违反社区公约,该用户处于永久禁言状态。”不给侵权者表演、变现的舞台和通道,共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平台不可推卸的责任。

围绕江歌遇害的一系列风波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完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善良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当事人对善良的伤害刺痛了人心。人们表达关注,其实也是在表达对正义的呼声。不希望刘鑫或者江歌母亲再次成为新闻的主角,谎言大家已经听得够多了,现在大家希望听到道歉和反思,与社会诉求同向而行。



扫一扫
一起来评论